

北約同盟義務的疑慮。在西貢淪陷後第四天，福特總統主持尼米茲號（USS Zumwalt）航空母艦的下水典禮，發表演說聲稱：「美國將在全世界上保持軍事的均衡；美國將繼續強大，信守對外的承諾。」^⑨這些話的主要作用是對西歐而發的。

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每年一度的十五個盟國外長會議，今年也被改為十五國首長會議，已定期於五月廿九、三十兩日在北京布魯塞爾舉行。據美聯社駐北京記者龍屋茲（Richard Longworth）四月廿七日報導：這次改為高峯會議，是由於美國的要求而決定的，因為福特和季辛吉感覺到美國的中南半島政策失敗，可能使西歐懷疑美國的對外承諾，所以福特此次的歐行，是將告訴盟邦儘可信賴美國的承諾。

福特預定的這次歐行，還準備於北約高峯會議後，往奧地利沙茲堡與埃及總統沙達特會談中東問題。但他此行的主要任務，確是為維持盟邦對美國的信賴。此舉比起華府將派部、次長級官員來亞洲執行同一任務，美國的重歐輕亞政策動向，已甚明顯。

美國的重歐政策有其必然的因素。從國家安全上看，美國的強敵是蘇聯，所以視西歐為其前哨防衛地區。從經濟關係上看，美國與西歐的貿易總額較任何地區為大。加以美歐雙方的種族淵源，文物制度和社會習尚都有某些相同的歷史背景。「血濃於水」，是必然的現象。

所以，從客觀看美國的歐亞政策問題，就會承認它的重歐政策是合理的

越高淪陷後的東南亞局勢

羅石圃

越高相繼淪陷，已經沖破了東南亞的圍堵堤防，此一地區是否會迅速沉沒于赤浪洪流？須視美國的協防政策及其能否取得盟邦信賴，與東協國家能否內外團結重振反共的決心？否則與虎謀皮，敵友不分，或完全倚賴美援，則難免成為高越之續。

一 震驚而並未發生混亂

越南、高棉在不到半個月的期間，相繼被共軍所席捲，美國坐視不予以

越高淪陷後的東南亞局勢

，而不合理的是因重歐而為犧牲亞洲利益的政策。二次戰後，以世界領袖國家自居的美國，經屢次聲明它也是太平洋國家。那麼，顧名思義，就該是一個以歐亞並重為國策的國家。不能顧到歐亞並重時，也不應為重歐而犧牲亞洲的利益。

今日的美國當局是從經濟利益上，視日本為其前哨防衛地區；又只從戰略地位上，視韓國為其前哨防衛地區。這種偏狹的政策，竟於高越淪陷時宣告，無怪泰，非對美國的信心發生動搖。痛定思痛，現在是美國從行動上挽回亞洲國家信心的時候了！
六十四年五月廿五日完稿

註① China News, Taipei, May 9, 1975

註②③ In Washington, Time for Needed Reflection, By James Reston Herald Tribune, May 3-4, 1975

註④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, Hongkong, April, 27, 1975

註⑤ Kissinger's Speeches Trying to Eliminate Policy Vacuum, Herald Tribune, May 15, 1975

註⑥ U.S. News & World Report May 12, 1975, p.20

註⑦ Washington, May 7, 1975, AP

註⑧ Washington, May 7, 1975, UPI

註⑨ Ford, NATO & Love Feast In Brussels,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, Hongkong, May 23, 1975

緊急軍援，甚至企圖與共黨謀和，不惜迫使龍諾、阮文紹次第下台，讓共軍在金邊西貢陣前易帥的紊亂下從容吞噬，以致東南亞自由國家，不僅對美國的協防承諾不敢信賴，且因唇亡齒寒，對美國忿慨萬分。依照共產黨的一貫

策略，應該立即採取：

(一)發動羣衆掀起反美狂瀾，再由高潮轉移到要求政府外交路線大幅度左轉，壓迫政府疏遠美國轉向毛俄，及結好共產國家，並在內政上採取容共政策；

(二)升高武裝叛亂，攻擊執政者為「美帝僕從」——「使本國變成了美國殖民地」。以造成武裝戰場與羣衆暴亂戰場相互呼應。

原為越南附屬戰場的寮國，在越高淪陷的當時，寮共即已依照此兩項策略掀起羣衆暴亂與武裝戰爭，這是無怪其然。但在「東南亞國家協會」五成員國，除泰國因美軍陸戰隊進入烏打拋基地事先未徵得泰方同意，遂導致羣衆在美國大使館前抗議而外，其餘各國均未發生反美風潮。誠然，泰國和菲律賓，對來自越高的紅流沖激乃首當其衝，由於兩國都有美國基地，且為「東南亞公約」成員國家，可謂與美國的關係最切，也對華府拋棄其最鄰近的盟邦忿慨最深。但在菲律賓既根本未發生反美風潮，泰國學生羣衆為美陸戰隊事件的抗議，由華府正式道歉後，迅即平靜無波，顯示並非共黨所策動。可見毛俄均未指使其各國造反夥伴發動反美風潮。

雖然曼谷政府已要求駐泰美軍在一年以內全部撤離，並決定首批撤出七千人，馬可仕總統下令重新檢討美菲關係——包括考慮收回美軍在非基地，但前者是民選新政府成立時，即已作成的決定；後者在一年以前便由美菲雙方從事談判，並非因越高淪陷而來。且泰國原由左翼議員所提出的廢除「反共法」議案——俾使泰共合法公開活動，本已列入國會議程，附和聲浪也甚囂塵上，反而由於越高淪陷，促使國會予以擱置，亦並未引起反對的風波。

① 美國接運越南難民，與輸運由越南軍人所帶出的機艦武器，在蘇比克灣與克拉克美軍在非海空基地停泊，非政府並未提出異議，顯示無意開罪華府，以示惠于西貢越共政權。泰國雖已扣留越南飛入泰境的戰機，但在美方已將大批完好的戰機運走以後始採取行動，這更值得玩味。至于與毛共建交聲浪及行動，雖早已盈耳與往來頻繁，但在高越相繼淪陷後，不僅並未促成東南亞國家與北平有進一步的親暱，而毛共反而于四月底，通知泰國外交部，表示原定于五月訪泰的貿易院長王耀庭，其行期已決定無限期展延。②

二 各國共黨並未擴大戰爭

毛共在東南亞各國，均有其訓練裝備的武裝夥伴，它們一致迷信「鎗口裏出政權」。當越高沉淪于紅流時，一般都認為這批好戰份子，必將在北平指使支援下乘機擴大升高戰爭，以形成此一地區赤浪橫流，各國都將成為越高的續。然而事實並非如此，就泰國言：原由大陸與北越以寮國為港口而輸入泰國的戰爭，早已造成泰共在東北、泰北、泰南的三個戰場。尤其與高棉、寮國壤地犬牙交錯的泰國東北地區，自高棉淪陷，寮國共黨勢力迅速擴張的情況下，一般都担心此一地區將無法防守，但至目前為止，共黨尚未擴大升高戰爭。

三月間，泰北難府與清來府邊境，曾經發現經由毛共訓練裝備，且由其幹部率領的泰共武裝三千餘人，經滇寮公路竄入泰境，一時風雨滿樓，但經政府派遣軍警予以征剿後，局勢已告平定。至印支三邦形勢逆轉，該地共黨亦並未趁機升高戰爭，至五月三日，泰北苗共雖曾一度襲擊達克府邊境築路工人，殺害公路局職員及邊警十人，但並無進一步的行動。

馬共自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，除繼續有小規模的襲擊行動而外，祇另有在西馬各地暗置高越共政權國旗，以示慶祝它們的勝利，並未擴大戰亂。更值得注意的，是緬共親毛派的白旗武裝，適于高越共節節勝利，寮共乘勢奪權之際，其領導人中委會主席德欽辛，及書記德欽七，同時被緬甸政府軍所擊斃，其基地庇古山區亦由政府軍完全收復。從此實力最強大的親毛派緬共武裝，在下緬甸已無立足之地而潰不成軍，遵循莫斯科「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路線的緬共，經由其與軍方合組的「社會路線黨」，在一黨專政的制度下，已使蘇俄在緬甸的勢力迅速抬頭。

非共武裝並沒有乘勢點燃戰火，受親毛派非共滲透，且經常由大陸以走私方式運供武器彈藥接濟的非南回民叛亂，亦未因越高沉淪而升高戰爭。沙勝越一半投降，一半堅持武鬥的共黨武裝，與印尼沙里曼丹印共，一向是同氣連枝，在此大好時機，竟沒有發動任何攻勢。何以致此？這項問題，已由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口中得到了解答。當共軍佔領西貢後的第四天，馬泰邊境正遭到馬共襲擊時，拉薩克由西歐匆匆趕回吉隆坡，他滿懷信心地聲稱：北平不會支援馬共武裝擴大叛亂。其根據是：一由于毛周已向他們作過當面

的保證，再由于毛共駐馬大使黃光平，當高越局勢逆轉時，又向馬政府重申北平保證不向大馬輸出戰爭的諾言，所以他敢于有此相信。③

馬可仕總統亦宣稱：高越淪陷，將不會給菲律賓和東南亞其他國家帶來危險，而最可怕的，是大量滲透行動。至于美非關係的重新檢討，亦預料將不致有「危急轉變」④。此項斷言，也是認定北平不在此時支援其東南亞的造反夥伴們升高擴大戰爭。以免在美國協防不能獲得盟邦信賴的情況下，東南亞自由國家爲了防堵由大陸輸入的戰爭，便很容易被蘇俄爭取以納入其「亞安體系」。不過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叛亂所獲得的支援，除北平而外，尚有一部乃由河內而來。北越是否會乘勝南侵？以所函獲的美援武器，夥同高越共支援其鄰邦造反夥伴擴大戰爭？

東南亞各國當政者，也表示了他們的看法。寮國聯合政府總理溥瑪，認爲寮共乘高越淪陷企圖奪權，並非出于河內的指使支援。他對日本「朝日新聞」記者指出：河內進行越戰，旨在統一越南。目前越共雖已佔領西貢而囊括了整個南越，但南北越再統一，至少需要五年時間，在此一過程中，河內須有中立的寮國作爲其緩衝區⑤。泰國總理克里巴莫，在視察因高棉淪陷而更感不安的泰共基地東北地區時，曾明白表示高共不會進犯泰邊，理由是由他們將忙于處理內部事務而無暇擴外⑥。

三 東協各國早與越高共暗通款曲

很顯然，東南亞國家領袖對高越沉淪，雖一致震驚但並不慌亂，乃相信共黨陣營內部，將因此意外迅速而獲得的擴張，形成本身極其尖銳的爭端。他們的判斷是否可靠？有不少跡象可以解答此項問題。

高棉副首相兼國防部長及三軍總司令喬森潘，聲稱高共政權，已決定採取中立不結盟政策，及實行自由經濟制度，願和所有懷有善意的國家建交，不作任何國家的軍事基地，不干涉鄰邦內政。此項聲明，被認爲：一在表示不許北越和越共在高境駐軍；一在告訴鄰邦共黨，不必企望毛共北越假道高棉給予支援⑦。高共政權能否言行一致？這從一九七〇年導發金邊羣衆反共怒潮的根本原因，便可推知它確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。

當施亞努允許北越假道高棉進軍越南並以高邊爲庇護所的初期，共軍不

惜以雙倍的價格向高棉農民購買糧食，所以大家都擁護這項政策。至北越部隊購糧由平價而改爲半價征購，逐漸形成反客爲主，遂激起農民與青年學生的民族意識，乃釀成了罷黜施亞努及驅逐北越與越共軍的怒潮。由當時高棉青年自購武器彈藥參軍作戰，及驅逐越僑所採取的激烈行動，便不難了解高棉民衆在民族意識激發下，斷不容許有外國的駐軍。在北越與越共幫助高共作戰過程中，尚不斷發生衝突，甚至有忿激而投向金邊的，到戰事結束，外軍又安能繼續駐留？

雖然高共陣營中，有一部份爲北越勞動黨一體的分肢，但這一批自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時，由北越裹脅而赴河內的高棉青年，經過長期培養，至一九七〇年再送回祖國參加高共叛亂，其所組成的「吉蔑越盟」(KHMER VIETMINH)，與「赤吉蔑」(KHMER RONGE)，及「吉蔑解放軍」(KHMER RYM DOH)鼎足而三。但由于他們出國時祇是十多歲的少年，至十六年後重返祖國，一切都感到陌生，很不容易與社會發生關聯，且被歧視爲北越代理人而稱之爲「半高棉人」。從大權都操于喬森潘及胡榮、胡寧等之手，便不難看出高共陣營，仍以土共「赤吉蔑」爲中心⑧。

「吉蔑解放軍」，爲反龍諾的官兵所組成，雖被視爲「民族解放陣線」的武裝，但並不完全擁護施亞努。其間有馬達克的擁戴者，也有在金邊反共排外怒潮時逼上梁山的越僑。以往由于有推翻龍諾政府的共同目標，且必須仰賴由北越輸運的毛共補給，便唯有一致表示接受施亞努流亡政府的領導，及與由河內分肢的「吉蔑越盟」並肩攜手。但到佔領金邊後，時移勢轉，爲籠絡全國人心，連施亞努也祇給予高高在上的虛名，而不讓其回國，便不難看出高共陣營內部份的紛爭。自無暇擴外，更不敢重蹈施亞努的覆轍，再讓國際共黨假道高棉。

有跡象顯示高共陣營，在金邊局勢尚未惡化前，便已派有代表在「東協」各國暗中勾搭。由龍諾赴美前經過印尼時，蘇哈托總統向他當面表示願意從中斡旋和談；在高總理龍波瑞送他到印尼後再返回金邊，途經曼谷，泰外長察猜同樣表明樂爲促成與高共和談，及供給雙方在泰的談判場所；其後曼谷不許美方由泰國基地輸運武器補給金邊，在都顯示高共早已派員到泰國印尼從事外交活動，使「東協」各國早已了然于它的獨立、中立外交立場。由于越共在其臨時政府主席黃進發，于今年二月親率龐大代表團訪問高共時

，已聲明彼此立場一致，顯示越共也早有代表與高共代表同時進入「東協」國家，表示對外交場與高共一致。所以在金邊與西貢淪陷的當時，泰馬諸國，都表示即將承認兩國共黨政權。

四 毛俄以印支爲爭奪焦點

越南淪陷，據五角大廈透露：至少有五十億美元的軍事裝備留給了共軍，其中M一六步槍便不下五萬枝。如果北越將這批武器用以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叛亂，勢必造成赤焰滿天而難以遏阻。然而東南亞各國領袖並不驚慌，也是預料河內爲統一南北越，及如何進而組成印支聯邦？在內有越共、高共、寮共的掣肘，外有俄毛爭奪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情況下，正如馮瑪所估計的，在五年之內，尚無暇向外擴張，且不能不促使鄰邦和它和平相處。「東協」國家在吉隆坡于五月間所召開的外長會議，主張邀請北越、越共、高共、寮國加入該會，便是基于此一估計而來。

誠然，東南亞各國的共黨叛亂戰爭，都是由北平製造，夥同河內輸入而形成。縱使河內折夥，北平亦將單獨輸出，何況非共、東馬的沙共與印尼共黨武裝，都是由北平直接支援指揮。不過毛共在高越相繼淪陷後，一方面固然在熱烈向河內及越高共祝捷，並表示乃由它支援鼓勵打敗「美帝」而得來；但另一方面又大聲疾呼地反對美國孤立主義抬頭。這便顯示出美國孤立主義者對越高不予軍援，聽任兩國淪陷乃爲它帶來了重大的威脅。

的確，一旦河內由蘇俄的支持在統一南越後，進而組成了印支聯邦，使金蘭灣成爲蘇俄海軍基地後，蘇俄對毛共南疆的封鎖線，即可從南中國海，經由河內控制印支聯邦，與緬甸印度形成海陸聯繫。因爲印度與莫斯科訂結的「印俄友好條約」，真理報稱爲是「亞安體系」大廈的第一塊磚，緬甸由親俄派共黨與軍方合組的「社會主義路線黨」，在一黨專政後，已由俄援擊潰了親毛的緬共武裝，其主席德欽辛及書記德欽七，均于本年三月同時陣亡，庇古基地喪失後，便已潰不成軍，以致下緬甸完全成爲蘇俄的勢力範圍，毛共也再沒有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口岸。

如果美國在放棄泰國之後，對菲律賓基地亦不能保留，使東協國家面對美國不予協防，而國內共黨武裝叛亂又無法遏阻的走投無路情況下，便唯有投靠蘇俄，以加入莫斯科多年兜售的「亞安體系」，謀求停止兵爭。在越共

、北越分別派遣代表團先後抵達曼谷談判的同時，蘇俄真理報總編輯伊凡·特洛夫亦到達泰國，曾向泰外長察猜推銷「亞安體系」，雖然泰國外交部聲稱已遭察猜當面拒絕，但曼谷與河內關係的改善，則一直是由蘇俄從中竭力所促成，北越代表團的訪泰，乃顯示蘇俄調協的初步成功①。

加上周恩來早已面告察猜：北平並不介意美軍駐留泰境，以便防阻蘇俄勢力向印度洋伸張。而泰國限定美軍在一年以內必須撤退，顯然是明爲遷就北越要求，實即適應蘇俄意願。所以新總理李光耀忠告泰國，如果要脫離與美國的聯盟，切不可拉攏蘇俄以制衡毛共，否則勢必激怒北平，將使泰共武裝叛亂戰爭迅即擴大升高②。周恩來急于拉攏泰國，正是由于毛共所支援的泰共武裝奪權，經過十年流血戰鬥，其力量始終局限於邊遠的山區。而泰國政府發現有經由蘇俄訓練的非武裝泰共，強調和平奪權未及一年，居然以一次學潮推翻了軍政府的統治，以致毛共不能不藉它與曼谷政府的往來，將其勢力伸入非武裝泰共陣營。

如果曼谷政府擺脫美國的協防，讓蘇俄力量乘虛而入，則東協各國都將從而效尤，毛共在東南亞便更沒有伸展的餘地，祇有迫使它不顧一切，竭力支援其各國造反夥伴升高戰爭。

五 毛共對東南亞策略的兩難

一般多不了解：在高越淪陷後，北平既然向大馬政府重申不支援馬共叛亂的保證，從其分佈在各國的造反夥伴，亦未乘機發動大規模叛亂戰爭，都顯示它不敢在東南亞國家怙于美國不能恃以協防，且紛紛呼籲美軍撤退之際，唯恐迫使它們倒向蘇俄，所以不得不約制各國共黨武裝不能乘機作大規模蠢動。然而它又何以公開叫囂支持馬共叛亂，嗾使印尼共黨武裝奪權③？尤其是電囑緬共主席德欽辛等陣亡的電文，對與它建有外交關係的尼溫政府，攻擊得毫不留情④。其實印尼共黨及緬共中央均設在北平，又何必由北平電台及新華社播報這些電文？

殊不知這是出于毛共具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使然。它爲了不能驅使東南亞各國政府不相信美國的承諾而倒向蘇俄，乃不得不約制其各國造反夥伴的叛亂活動，但又不能不安撫這些一向遵照它武裝奪權路線的信徒，以免它們轉而接受蘇俄夥同北越給予它們武器支援，成爲心腹之患。其所以公開叫囂鼓

舞，正是爲了向其一向培養支援的各國共黨武裝，聲明它斷不會爲爭取新交而拋棄舊夥，表示它攬絡各國政府貿易建交，祇是爲了支援它們擴大叛亂陣容的便利。這便是毛共在東南亞伸張政策的基本矛盾。

北平由毛澤東等具名于五月一日祝賀越共勝利的電文，雖保證堅決不移的支持越南統一^⑬，但由河內囊括了南越如再組成了印支聯邦後，對援助重建工作方面，蘇俄及東歐國家顯然會壓倒北平。河內亦將由莫斯科的提掣與毛共分庭抗禮，且在東南亞互爭短長。由于河內擁有西貢遺留下的美援新裝備武器，其陸海空軍的戰力，亦可以比並北平，其對毛俄的向背，可以影響到毛共的存亡。所以在此一兩年之內，毛俄爭奪的焦點將在印支，而北越則須對外週旋于兩者之間，對內則須爭取三國五方雜集的共黨歸向。可以顯見的，毛共勢必從中藉其培養的夥伴爲河內拆台。

寮共風沙里部份沿滇寮公路地區，毛共藉其一手培養的波發統治，已將寮北納入由雲南擴展而來的鐵幕之內，北越始終以一個師的兵力駐紮于十三號公路所經的瓦瓶平原，顯然是爲了阻止毛共不能由滇寮公路從猛經該公路，再轉入胡志明小徑，直接與越南高棉通聯。高共武裝，一直是倚靠毛共的支補，但爲經由河內轉運而來。所以蘇俄與北越，必須制止毛共不能經寮國與高棉南越通聯，否則河內便無法統一南方，如越共高共都倒向北平，不僅北越陷于毛共四面包圍中，蘇俄亦無法取得金蘭灣的海軍基地。

雖如溥瑪所估計的，北越爲不敢過於開罪毛共，一時不願指使寮共推翻永珍聯合政府，但蘇俄則急不能待，寮共的急進份子也認爲不能錯過時機。最近寮國所掀起的一連串反美及驅右派風潮，有跡象顯示是蘇俄在幕後指使。寮國皇家部隊叛變投入共軍旗下的，首先是中立部隊，這一枝部隊，原爲親俄派首領康列的屬下。當一九六二年停火時，中立部隊乃由蘇俄補給，至其後康列被刺，在從莫斯科療傷歸國遭到屬下排拒而出國流亡，溥瑪遂將它們編入右派武裝。它們此次投向寮共，顯然是親俄潛伏份子所策動。

溥瑪認爲寮共不會排除美國勢力，由于它需要美援^⑭，毛共更盼望美國勢力的留駐，以阻止蘇俄擴張。所以寮國的反美風潮，率先驅逐美國援外總署人員，又顯然是蘇俄在策動寮共急進派所爲，使寮共領導階層亦身不由己。寮共排除右派及美國勢力，這對蘇俄而言，具有多方面的作用：一在使其對毛共的封鎖線，西從印度緬甸，東從南中國海的金蘭灣爲基地，經越南在

寮國得以啣接而不至留下缺口；再在表示寮共遵循它的「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路線，無須經過劇烈的戰爭便可奪得政權，俾東南亞各國共黨都願放棄毛共的武鬥路線，接受它的領導和平奪權。

俄毛在印支正展開生死的纏鬥，北平一時不敢向東協國家輸出戰爭，但又唯恐因此造成其各國造反夥伴轉向蘇俄，便形成了它的和戰兩難，在宣傳上無法自圓其說。

六 美國重申協防諾言能否取得盟

邦信賴

美國在越高淪陷後，對東南亞的政策究竟如何？是否從此真的抽手不管。除福特總統與季辛吉等一再表示美國不會放棄此一地區的防務外，特別對非、泰兩國重申履行條約義務的保證。且向泰國申明：華府所保證履行的承諾，包括「東南亞公約」所規定的各項義務，以及泰國前外長他納，與美國前國務卿魯斯克所簽訂的協議^⑮。並派遣助理國務卿哈比訪問東南亞盟邦，印尼蘇哈托總統亦已應邀定于秋間訪美。

但由于越高戰局因未能獲得美國緊急軍援而逆轉，並非美國政府坐視不救，乃出于國會的阻撓。以致白宮與國務院和五角大廈的協防保證，均無法取信于盟邦。至福特總統斷然出兵援救被高共所規定的美國商船。于給予高共打擊贏得該商船被釋放後，美國輿論既一致喝采，一般人民也大爲興奮，國會亦興起了一片重振美國聲威之聲。于通過三百廿億元撥款以供新武器發展經費後，並否決了預定于一九七六年削減海外駐軍七萬人的法案^⑯。參院外委會主席斯巴克曼曾經指出：「我們無法退守孤立而同時保有自由」^⑰。

國會鷹派領袖華德既呼籲政府重訂亞洲政策，以挽救放棄越南高棉的信譽，鴿派領袖曼斯非爾，也表示美軍將在韓國協防^⑱。從美國的立場而言：在亞太地區，不能不在東北亞守住南韓、台灣、日本，在東南亞的非律賓、印尼，以及隔海相望的新馬，亦須確保，方可保護美國由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咽喉——麻六甲海峽航權。然而新馬的安危，又繫於泰國的向背。正如李光耀所謂泰國是美國防守東南亞球場的球門。這都說明美國爲本身的安全與維護其在亞太區域的利益，對東南亞盟邦斷不會不履行協防諾言。國

會的種種表示，便是爲了對盟邦示信。

問題是東南亞國家能否恢復對美國的信心？從東協國家前不久在吉隆坡召開的外長會議，既拒絕了美國參加的要求，而在會議結束時的邀宴，所有駐吉隆坡的外國大使都受到了邀請，唯有美國大使單獨向隅¹⁹，這已經是非常不友好的表示。而與美國關係最切的泰、非，一片取悅於共黨陣營國家、及種種反美言行，確實令人齒冷。不過它們能不能真的背棄美國投靠俄毛？由其對內所採取的堅決反共立場，及與美國軍事、經濟等種種關係的密切，又無法不繼續倚賴美國的支援。

就泰國來說：美國對泰國軍援數額，由一九五〇年代的七百萬美元，激增到一九六八年的兩億九千二百萬美元。至一九七二年以後雖有削減，但裝備訓練，仍然多依賴美國軍援。就經援而言：一九七四年泰國貿易入超，多達七十五億九千萬銖，但外匯存儲，反而較上年底增加四億六千萬美元，這都是由於獲得外援及貸款所使然，其中以得自美國的居多，單是美援贈款，便有六百八十萬美元，其他尚有長期低利貸款²⁰。美國與菲律賓的軍經關係之密切，比泰國尤有過之。

失去了美國的援助固然在軍事與經濟方面難于填補，縱使可以得之于毛俄，是否敢于接受？這更是各國當局的難題。何況毛俄相互排斥，事齊事楚？稍一不慎，便將導致大禍臨頭。他如菲律賓在越高淪陷後所表現的左轉外交姿態，迅即引起外資與國內資金紛紛準備外流，可能造成工商業的危機，這又是疏遠美國關係的副作用。所以我們認爲東南亞自由國家仍不能不相信美國的諾言。

七 結論

由東協國家外長會議並未邀請越高共黨政權派遣觀察員參加，對此兩新政權的承諾，亦留待高峯會議再作決定，都不難看出各國政府對印支變局的立場，相當審慎，對美國不友好的表現，亦不過示以顏色而已。至于企圖拉攏高越寮緬及北越參加東協組織，以便使東南亞實現中立化，並利用南越、高、寮共不願接受河內控制，使它們傾向自由，以迫使北越趨向和平，這又是危險的夢想。

毛共在各國的造反夥伴，由其支援擴大叛亂以「武鬥」奪權，有越南高

棉的前車之鑑固然可怕，而蘇俄所強調的「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路線，有寮國的實例，仍不能避免使國家沉淪于赤浪紅流，所以親毛親俄，都必須付出犧牲自由的代價，何況俄毛的勢力不可並存。所以東南亞自由國家，仍然不可能捐棄與美國的同盟。依照目前俄毛北越的爭端乃以印支爲焦點，一時尚無暇向印支以外競相擴張，各國如能在自立自強的道路路上，由美國援助而邁步前進，則越高淪陷，正如紐西蘭國防部長弗來特所稱的，又焉知非福²¹？

五月廿六日脫稿

註①「泛亞社」曼谷電，本年、四、廿九。

註②曼谷「世界日報」，本年、四、卅。

註③香港「華僑日報」，本年、五、五。

註④合衆社馬尼拉電，本年、四、廿八。

註⑤新生報，本年、五、八，刊載合衆社東京七日電。

註⑥聯合報，本年、四、廿九，刊載法新社曼谷四、廿八電。

辛航訊。

註⑦「從泰國看棉共政權」，本年、五、六，新生報東南亞巡迴記者盧

簡通訊。

註⑧「高棉三派分立」，「華僑日報」，本年、五、十一，星期週刊。

註⑨「看泰國走投」，中國時報，本年、五、廿六，駐東南亞特派員齊

註⑩香港「華僑日報」，本年、五、七。

註⑪北平電台廣播，本年、四、廿九，及五月、廿二。

註⑫美聯社東京電，引據北平廣播，本年、五、廿。

註⑬星島日報，本年、五、二。

註⑭同註⑤

註⑮中央社曼谷專電，本年、四、廿九。

註⑯新生報，本年、五、廿二。

註⑰中央社華盛頓專電，本年、五、廿六。

註⑱合衆社華盛頓電，本年、五、廿，及美聯社華盛頓電，五、廿四。

註⑲曼谷「世界日報」，本年、五、廿三。

註⑳「泰國新政府外交動向」，本刊，十四卷、四期，本年、四、十，拙著。

註㉑星島日報，本年、五、二。